

↑ 中 语 调

路也 / 著

| Individual
Tones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中 语 调

| Individual
Tones

路 也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个中语调 / 路也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78-5247-0

I. ①个… II. ①路…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5566 号

书名: 个中语调
著者: 路 也

责任编辑: 王朝军
书籍设计: 张 乐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0351-5628691(产品开发部)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23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247-0

定 价 36.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辑一 评和论

- 003 宇宙主义者之诗
- 008 《青门里志》：人文主义的胜利
- 014 诗人中的“达吉雅娜”
- 019 甘肃的反义词
- 035 诗人的语调和意图
- 041 将信将疑的故事
- 046 十五万字的摇滚
- 049 精神的西郊
- 052 行走于城乡之间的书生
- 055 是的，热爱鲁迅先生
- 058 生命再次感到了高远的秋天
- 069 为浙东南山水立传
- 071 诗之天生丽质
- 072 一份个人地理

076	从平墩湖出发
080	诗人的“动物学”
084	一棵诗歌之树
095	在汉字远嫁的东方
106	白洋淀诗群的文化地理学考察

辑二 言与谈

153	郊区的激情
159	与首师大有关
164	这是庐山
167	在苦闷的时代写诗
169	废墟之花
172	自我点评三首诗
176	在深入生存中仰望漂泊的激情
192	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
195	剑气满天花满楼
200	世纪初诗歌八问
212	诗人是那样一种人
220	我永远属于那些尚未写出来的诗篇
229	新世纪以来诗歌现状
232	春天的附录

辑一 评和论

宇宙主义者之诗

把阶梯教室里的大屏幕放下来，打开电脑，上面出现了铁臂阿童木的形象，同时开始播放“越过辽阔天空，啦啦啦飞向遥远星群……”教室里发出一阵感慨，那个脚踩火箭在空中驰骋的机器人小男孩，勇敢、聪明、正义，是学生们在童年时代就熟悉了的形象，当然那也是我在童年时代就熟悉了的形象，只不过我看的是黑白电视，他们这一代人看的是彩色电视。我问：“谁能说出，这首主题歌的词作者是谁？”于是，以此为开篇，接下来，开始讲谷川俊太郎的诗。

最早读到谷川俊太郎的诗大约是在1995年或者1996年的某一期《世界文学》上，那些句子让我震惊：单纯、洒脱、辽远、深邃。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日本诗人的诗里基本上没有日本味，没有想象中应该有的那种广泛的祖国感，倒是充满了西方气息，很像是欧美诗人写出来的。于是猜测这也许与作者奔放外向的天性和所接受的比较西化的教育有关吧。同时，他的诗使我第一次对“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等类似牵强的套话产生了怀疑。

因为在谷川俊太郎的诗中，少见具体而特指的家园、国家、民族、种族和时代这样的范畴，虽然他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诗人的最重要代表，却在诗中罕见对于战争创伤的直接反映，他让这些常在其他诗人笔下出现的界线和事件成为隐形，他的诗根植于这一切却远远超越了这一切，在诗中最直接最鲜明地展现出来的是诗人强烈的深广的宇宙意识。诗中的那个自我，是被放置在一个所处生存环境被无限扩大至整个宇宙之中的自我，是时间和空间中的自我，那个自我在诗中既有着一个实实

在在的内核，表现为当下现实日常生活中十分具象化的存在，同时又是被高度哲学化了的，像原子能核裂变一样，无限地向外进攻着、散发着、扩张着、抽象着，最终竟演变成为大象无形的自由和大音希声的沉默。

谷川俊太郎诗中的这种宇宙意识，有时是以童稚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时则表现为狂喜或悲愁感——这里的狂喜是由生命力扩张带来的快感，这里的悲愁感区别于感伤主义，是基于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而产生的，有时反倒最终能引发出豪迈之情。

印象最深的是《天空》和《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天空》一诗看上去简简单单却意味深长，每个句子似乎都有着童稚的表情，一连十二个并不指望得到确切答复的自言自语的疑问句，从头到尾排列下来，诗人代替人类表达出了对于茫茫天空所抱有着的像儿童一样的永远的好奇心。物理学上定义的“万有引力”是指自然界中任何两个物体都是相互吸引的，两个质点通过连心线方向上的力相互吸引，而这一定律到了诗人那里演变成了“万有引力 / 是相互吸引孤独的力”，他认为相隔着二十亿光年的距离，隔着《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地球上的人和火星上的人一直渴望成为彼此的伙伴。在诗人心中，不仅地球上的生灵应该彼此关注和互相安慰，就是不同星球上的生物之间也应该彼此联络和相互信赖。诗人的异想天开多么可爱，不仅远远超越了民族、国家和种族的观念，而且还超越了星球的概念与界线，他想让全宇宙各星球人民团结起来。《天空》和《二十亿光年的孤独》是谷川俊太郎诗歌中表现宇宙意识的典型之作，这是两首几乎完全建立在想象之上的诗作，写得十分朴拙，是近乎伟大的空想，如果说他的这类诗作中包含了某种民主意识，那么这种民主也是一种大民主，不仅适用于地球，还通行于地球之外的所有时空。

《我看什么都像女阴》是一首从表面看来写性的诗，写得如此感性，如此张狂，如此富有酒神精神，想通过与世间万物发生性接触这件事情，显示出诗人想要表达的自我意识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想与一座

山发生性接触开始，又延伸到天空、花朵、风，可能还要延伸至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吧，最终将整个宇宙都囊括了进去。在这首野心勃勃的诗里，雄性荷尔蒙达到最高值，破坏力与创造力同样强大。“我”已经大于或等于整个宇宙了，里面那个自我已经变成了超人，变成了一团炸药，有着尼采式的癫狂，最终与宇宙融为一体。极致的喜悦和晕眩的快感在一片灿烂之后都归于黑暗与沉寂。读此诗使我想起惠特曼的《自我之歌》，它们都是从自我意识开始向外扩展，直至扩展到宇宙意识，并将自我与宇宙合二为一。而在《我的女性论》一诗中，“你的臀部十分肥硕／地球不过是你的一把转椅”，这里又转换成了从女性角度来对待这个宇宙了，这里的这个女人跟《我看什么都像女阴》里那个男人是一样的，自我边界无限膨胀，与天空齐高，与地球等大，与天体同在，也是巨人或者超人。不仅如此，就连住在一个小小房间里，也被诗人看成是一种围困，在《关于房间》里，人类自己设置的“温暖的坐标”在诗的结尾最终又变成了宇宙坐标。

他写过两首《活着》，其中较长的那一首，里面写到了一些刹那和瞬间，只有此时此刻发生着的，才是活着的证明。里面提到了“天文台”，提到了“此时地球在旋转”，大约天体运行是诗人体验永恒和无限的一种独特的个人方式吧，面对无垠的时空，那些短促的、注定会消失的美好瞬间，才是人之所以活着的证明，正如弗洛伊德所言“美的短暂性会提高美的价值”。在享受生命每个瞬间的同时，一定会为这生命最终的消失而生出的悲愁所浸润，所以就有大量诗篇写到了死亡，比如《临死船》《再见》《父亲的死》《诗人的亡灵》《死》《不被任何人催促地》等等都写到了对于生命的留恋和对于死亡的准备。谷川俊太郎写死亡时，也喜欢将死亡放置到永恒的时空坐标系之中来考量，认为死是“像融入泥土一样消失在天空”，写到死亡的来临总是突发的而没有缘由的，然后他说：“秋天的太阳在死之上辉煌／同样没有任何解释。”可见死亡也不过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之一。有时站在一个广阔的全宇宙视野来看待生死，死亡也变得渺小，悲愁感有时候会变成大无畏，豪迈油然而生，所

以在《男人的墓地》里“把男人埋藏在／地之角／天之涯吧”，“把男人的墓地安置在／日子的终点／人类的尽头吧”。这些直接写死亡或想象死亡的诗篇可以看作是对于死亡的练习，诗人喜欢把一个小小个体之死放置到一个无限大的自然界之中来看待，同时表达出他对生活于其中的这颗星球的热爱，对置身的这个宇宙的遐想。

那首叫作《蚂蚁与蝴蝶》的诗，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写作动机，既未摆出对现实生活的“介入”之姿，也无刻意展示所谓良知赢得名声的非分之念，它如此短小，却有着阔大之感，是我读到过的关于汶川地震的诗中最好的一首：“蚂蚁因它们的小而幸存／蝴蝶因它们的轻而没有受伤／优美的语言也许能耐得住大地震／但此刻我们还是谨言慎行，将心中沉默的金／献给压在废墟下的人们吧。”在这里，没有对遇难者的虚夸的提升，没有聒噪的声援，没有炫技的表演，只有幸存的人类对不幸死去的人类的体恤和尊重，让我们意识到死难者与我们是平等的，是有着人类体温的。这首诗写得悄声细语，语速是递减的，声调也是一路往下降的，读完之后，读者想做的事情是：默哀。作者的思索远远超乎一般的“良心”和“道义”这些概念之上，他关注宇宙间的生物存在，其中的软弱、绝望、困惑、疑虑和无奈也全都是真实的，不禁让人联想到他所写的《换个话题》一诗中的最后一句：“哦，换个话题，地球还健康吗？”这里涉及地球的健康状况。在诗人眼里，宇宙法则与人文主义法则有时候并不完全一致，“文明／是多么的没有规矩”，我们不过是一些“推开蓝天之门／坐进大地的房间”的“地球的客人”，而不应该是地球的主人。

其实，谷川俊太郎的每一首诗，虽然基调既有张扬的也有内敛的，但是总的基调还是往上挑着的，里面仿佛都潜伏着一个画外音：“越过辽阔天空，啦啦啦飞向遥远星群……”可见，由他来写这首与天空宇宙有关联的动画片的歌词，算是找对了作者。他或许有点儿像中国的李白吧，李白与当时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无论在诗中直接涉及或间接涉及现实，都远远不如杜甫在其中浸渍得那样深重。李白关注

的对象似乎更为遥远。他站在大地上，却总是仰望着星空，他也是一个有着宏深的宇宙意识的诗人，所谓“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还有中国的张若虚和苏轼，从《春江花月夜》和《赤壁赋》里可以看出他们天人同构的观念，以及在逝者如斯的感慨之中产生出来的孤独的个体生命体验，那是一种被极大地审美化了的宇宙观。而谷川俊太郎的宇宙意识就没有李白、张若虚和苏轼等中国古代诗人那样唯美那样虚幻了，宇宙在谷川俊太郎那里，具有真正的强度和烈度，以及令人震惊的力量，它的客观性真实性甚至能够让人产生无以名状的恐惧感：“空间过于可怕／时间过于可悲”。同时，宇宙暗藏了真理并渗透进诗人的世界观，促使哲学观念和宗教感的萌发。其实这个日本诗人在对于宇宙问题的认识上，更接近于西方文化，在他这些诗歌的背后，造物主总是有形或无形地存在着，这些诗于是也便成了荣耀上帝之诗。

谷川俊太郎并不依靠大量隐喻和复杂辞藻来装饰语言，面对世界时的真诚，使他从来不刻意回避使用一些有时在他人看来过于熟悉的语义表达，而由于他能够在最合适位置进行最正确使用，往往又会使得那原本最平凡的句子也变得新鲜有趣起来，最大限度地显示出诗歌的纯正和力量。另外，他的这些诗中的个人语调单纯、质朴、清澈，仿佛是从原始而混沌的自然之力中解放出来的，与大地、星空、辽远时间所形成的自然韵律相合。诗人诗歌中的这种语言特色和个人语调对于他最终要表达的内容起到了很大的类似于“解说”的作用。那么，这些颇具宇宙感的诗篇最终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当然是——自由。

我不懂日语，只约莫认得混进日语队伍里的个把汉字。感谢田原先生的翻译，他使如此优异的、穿着和服的日语转变成了穿着中山装和旗袍的体面的汉语。一个伟大诗人遇到一个优秀译者，这是这个诗人的幸福，同时也是他的外国读者们的快乐。

2011年12月

《青门里志》：人文主义的胜利

在新时期以来以“文革”为关注对象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孱弱而局限的文本与当下作家们几乎对此话题退避三舍、噤若寒蝉而形成的重重阴霾之间，竟然出现了一道缝隙，让我们看到了响晴的天空——这就是袁劲梅的长篇小说《青门里志》。毫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的出现，可以看成人文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上的一个胜利。

“青门里”三个字，作为地名，有诗意，似乎是唐诗中出现过的字眼。加一个“志”字，有了厚重之感，多了文人气质。有三国志，有地方志，大约最低到县志为止，倒没听说过为一个小巷小胡同和住宅区写志的，这显然只能是小说家做派了。“志”有“史”之意味，《青门里志》就是“文革志”或“文革史”吧。当然，如果允许并愿意，他人亦可做这工作，但《青门里志》的作者并不想复制事实，而是要写下真理。作者真正想探究的是：为什么我们掉进了“文革”？还有，为什么至今还在“文革”模式的思维之中？忠实地复制事实固然可敬，相当于以真材实料的砖头来盖一座大楼，而只有一边写出事实一边挖掘其深层内因者，才相当于既用了砖头又用了钢筋来盖起这座大楼。

小说以美国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人类学者对动物园里的黑猩猩和博诺波猿的联合研究工作开篇，引出《科安农—苏邛风观察日志》，此后这类日志及俩人从事研究的过程引领每一章，贯穿整部小说及各个人物命运，甚至遍布文本各个角落。对黑猩猩和博诺波猿之生活方式、行为特点的考察与研究的部分，则成了作者要描绘的人类某类现实生活的另一版本或参照物，二者形成对照。小说这样安排，有意无意地形成了一种

用理性主义对往事和现实进行“审视”的局面。作者开门见山亮出了观点，接下来又一层又一层、层层递进地随着故事展开，进一步强调了这样的观点：人与黑猩猩、博诺波猿在基因上非常接近，属于同一个种系，人与黑猩猩和博诺波猿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拥有了百分之二的不同基因，才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这重要的百分之二是什么？是理性与仁爱。人类走出丛林之后，如果不加防范，还会流露出黑猩猩社会的特点：暴力、群体性、等级制、派系结盟、雄性霸权、人格分裂、以多欺少、以强欺弱、排斥异类、伤害型快乐等等，这正是“文革”及“文革”式思维产生的原因，属于返祖现象。同时，人类如果不够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也会流露出博诺波猿的遗传密码：和平、非暴力固然是进步了，却用性和娱乐来解决一切问题，羞耻感淡薄，只活在当下和眼前的食与色之中——作者想以此弄清楚后来我们又是怎样集体陷入了金钱与性的温暖泥淖而不可自拔，这亦属返祖现象。作者反对将丛林原则运用于人类社会，反对人类达尔文主义，反对放纵感官的享乐主义，呼唤理性与仁爱并存的人性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健康文明社会。

在作者斗胆以如此学者化的方式不管不顾地进入她的小说叙述之后，一部小说应该具有的所有特质竟未受到丝毫影响和损害。往下，渐渐地，小说采用了颇为独特的童年视角、悠悠的回忆语调和近乎温情脉脉的第一人称，讲述着带有自传性质但又被重新制造了的有魔幻感的现实，不时穿插进以生物学、人类学为依据的人与猿的基因对比和相互戏仿，纷繁生动的叙述构成了细节的欢乐庆典，使得一个原本属于正剧、悲剧或荒诞剧的题材，具备了寓言性质和童话色彩：有着野泼泼的原始冲动，有着暖洋洋的遐想，有着天真烂漫的胡闹，有着漫不经心的诗意，有着明亮的脆生生的勇气，还有着愈是不解愈是执着的孩童式迷茫与顿悟——只是，绝无感伤论调。

青门里其实是江南某大学的教工住宅区，是作品主人公“我”——苏邨风从小长大的地方，由几幢小洋楼组成，那里居住着一群从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人。青门里是一个像城堡一样相对与世隔绝的

地方，连青门里的风都是清新而沾染了书卷气的，连青门里的保姆都会作诗。有青门里，亦有青门里之外，外面那个世界是史无前例的和野蛮的，可无论怎样改造和革命，青门里的风气里都难免夹杂着未泯的民国味：儒雅、精致、温煦、纯良、非暴力以及包容异端，这些特质其实不单单是属于民国的，而是应该属于所有人类的健康人性的。青门里的围墙在那个年代几乎成了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屏障，而这屏障既强大又脆弱。小说里还写到了剪子巷，是小说中尚处幼年的主人公以青门里为中心，站在青门里的立场与角度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如果说青门里的知识分子们更多地受到了西方文明与理性的熏染，过着更倾向于精神层面的象牙塔生活，那么剪子巷相比之下则是烟火气浓重的市井世界，虽然充溢了形而下的生存策略，却也终究保有着一些东方文化的醇厚和良善——不幸的是，这两处地方最终都没能逃过“文革”暴力的冲击和摧残。

小说塑造了以青门里小孩子们为主体的一大群人物：颇具波希米亚派头的苏邶风，以及苏邶风的玩伴陈榆钱、小喇叭、小竹子、贺燕吟，捡来的婴儿“豌豆公主”安无为，还有因大鼻子而备受歧视的中俄混血儿王贝贝、王伽伽，王伽伽的女同学红卫兵头目“皮旦”，研制过机器人且自杀未遂的数学家蔡教授及其女儿蔡万丽，还俗尼姑张奶奶，妓女从良的保姆吕阿姨及其儿子魏青山、女儿红鸟，胆敢改动毛主席语法从而为一个字获罪的苏邶风的诗人妈妈。而擅长给孩子们讲童话的西洋文学大师或曰反动学阀陈仪铨，大约是青门里最清醒的人物，他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可以看作是作者在童年时期的引路人或者作者思想的另一频道。

其中三个情节令人难忘：女红卫兵“皮旦”带领一群人闯入青门里，批斗两只名叫“雪球”“蘑菇”的兔子，直到把两只修正主义的小白兔凌迟至死；小孩子们从学说粗话开始革命，恶意满怀邪劲十足，在青门里院子里挖陷人坑，往坑里撒尿倒泥，不料陈榆钱误把藏在自家床底下“右派”爸爸的骨灰当石灰倒进了坑里；为了与四姑娘的爱情而留在大陆的前国民党连长马姑爷忽然死了，这本是革命需要，但他那定了

时的闹钟忽然铃声大作，原本是叫醒他起床去酱菜园上班打扫厕所的。

小说试图告诉读者，不仅是为了真理本身或民族前途，哪怕只是为了个人良知，也应该记住“文革”并且忏悔。打人者以维护群体的名义去制裁一部分人，将施暴当成新制度的铺路石，是错误的；所谓上当者被利用者跟随者旁观者沉默者，在客观上成了螺丝钉式的帮凶，也并不清白；即使是那些被打者，也是认可了这等级制的，与打人者往往具有相同思维和类似行径，也不能算得上完全无辜。小说结论也正是作者引用易卜生的话所作的卷首索引：“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小说通过大量细节引导读者推导出以下联想：德国人应该向犹太人谢罪，他们犯下了“种族灭绝罪”；美国白人应当向印第安人请罪，他们曾经犯下“文化屠杀罪”；中国人也应该向那些在“文革”中被打杀的同胞表示忏悔，因为犯下的是“阶级斗争罪”或曰“文化自杀罪”——这些罪过都违反了那百分之二的人性，都是“黑猩猩政治”导致的返祖行为。

作者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借写青门里那些童年伙伴成年以后的诸种命运而一直将笔墨延伸至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社会不能说没有进步，当然进步了，大家终于不再斗来斗去了，但是全都崇尚起了金钱与性，出身决定论改换成了经济决定论，于是又从黑猩猩变成了博诺波猿，仍然没有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温文尔雅的青门里和古香古色的剪子巷跟大量古建筑一起最终都消失在了经济过热的旧城改造之中，这里似乎有象征意味，历史正在变成废墟，正被遗忘，表面繁华正将真相掩盖。“皮旦”们逃掉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且身居高位、安度余生，到死都不肯忏悔。其他人也都宁愿敷衍搪塞，不愿旧事重提，每一个人都把个人犯过的错误推给了抽象的“时代”和模糊的“集体”，一身轻松地向“钱”看了。可是，拖着一条难看的封建主义尾巴去发展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并不能使一个社会真正地现代化起来，甚至对现代化的误读还殃及文化艺术，致使裸体行为艺术家陈榆钱被美国警方以性骚扰罪拘捕起诉。毫无疑问，这个民族还得继续去做那摆脱动物性的努力，必须让人文主义获得胜利。是的，任重而道远——至此，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已表达得淋漓尽致，她大概没有做女娲去补天的机会和力量，然而，说出真理已功德无量。

小说在结构和时空上具有三维效果：“文革”时期中国江南某个大学教师宿舍区青门里是主要场景，当代美国社会和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是附属场景，还有一个远去了的民国隐而未现却时时处处闪烁着它温润的余光。小说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两个国度三个不同时代氛围之下的人物与事件，它们或平行或交叉或遥相呼应，但都紧紧围绕着一个小小的“青门里”来展开。作者的任务并不是要再现哪一个时代，也不想为哪一个时代立言，任何时代充其量只是她手中进行人性研究的一个标本吧。她对童年那些胡闹趣事的兴致似乎远远大于以至压过了对所谓政治的兴致，正如在她笔下，麦卡锡主义者后来向共产主义者道歉了，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人去美国定居了。其实，作者身处青门里，而胸怀宇宙，想寻找出“青门里”个人经验里面的普遍化和一般意义，她有着更大的野心，想站在远远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立场和高度，讲出人类的普遍法则。

小说的边界在袁劲梅这里被尽可能地扩大了，小说里出现了生物学者和人类学家的观察日志，绘了基因图表，对科学实验过程进行记录与分析，甚至还有多处标明出处的学术引文，以及论文式小标题……除以上诸手段之外，作者在这部小说的行文之中更是展现出了一种论战式的热情——密度较大的议论本身就是精彩杂文，那些属于历史批判、文化批判和现实批判的话题原本严肃得令人正襟危坐，何况其论证方法颇具西方人的严谨缜密，还要展示出逻辑推理的全部过程，这些原本乃传统小说之禁忌，却轻而易举地被作者那巨大的感性才华给消解了，读起来竟毫无沉闷枯燥之感，其表达方式实在是幽默、俏皮、聪慧、洒脱、风度翩翩以至神采飞扬，甚至时时有着颇不正经的越轨，令人莞尔、忍俊不禁、开怀捧腹，给人以巨大的智力享受和阅读快意。同时又由于那些议论跟特定情境之下的人物身份颇为相符，于是水到渠成，嗓音响亮却一点也不刺耳，倒是清新婉转，温柔亲和，颇有些像作者那略带江南口